

田野紀要

## 潔養堂的重現和變遷：田野考察紀要

黃賢強\*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為筆者七次考察梅州潔養堂的田野記錄，從中看出過去8年來這個客家圍龍屋的變遷。潔養堂的主人梁碧如年少離家到南洋謀生，白手起家，成為英屬馬來亞的鉅富和僑領。梁碧如逝世於南洋，但晚年在家鄉興建潔養堂，光宗耀祖。可惜時過境遷，家族沒落，後代子孫甚至不知梁碧如具體的輝煌事跡。經過這幾次的田野考察，筆者和受訪者都有很大的收穫，一部更完整的家族史雛形隱然呈現。潔養堂也從一座被冷落和忽略的圍龍屋，演變為當地的文物保護單位。

關鍵字：潔養堂、梁碧如、南洋富商、圍龍屋、時代變遷

---

\* E-mail: chswsk@nus.edu.sg

投稿日期：2015年2月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年3月12日

## **The Discove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Hakka House: A Fieldwork Report**

Sin Kiong W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is is a fieldwork report about a Hakka Weilong House, Jieyangtang, which is located in Meizhou, Guangdong.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is Hakka house in 2006 and visited the Jieyangtang seven times in the last eight years. He has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kka building from a neglected old house to a recognized piece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Jieyangtang was built by Liang Biru, a self-made tycoon in British Malaya, who built the gorgeous house in his hometow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show off his wealth and fame. Unfortunately, Liang's family was purged and the building was confiscated and partly damaged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especiall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mid-1960s. The fieldwork was of mutual benefit to both the author/researcher and the Liang's family, as the former received considerable original research materials, while the latter beca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ir glorious family history.

Keywords: *Jieyangtang*, Liang Biru, Southeast Asian tycoon, Hakka Hous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

\* Date of Submission: February 9, 2015

Accepted Date: March 12, 2015

## 一、前言

潔養堂位於廣東梅縣三角鎮（今梅州市梅江區），出資興建者為梁碧如（1857-1912，又名梁璧如、梁廷芳、梁廣輝、梁輝）。梁碧如年少時到南洋謀生，後成為英屬馬來亞著名的富商、礦業鉅子和慈善家。他的事業基地主要在霹靂州和檳城，而且是當地客家人領袖，並曾受委任代理大清帝國駐檳榔嶼副領事（1903-1906）。其時當地並無正領事官職設置，所以梁碧如實際行使領事職務，當地華人也稱他為梁領事。

過去有關梁碧如的研究極少，常見的簡歷，主要出現在相關客家會館紀念特刊上及一些人物簡介的書刊上。<sup>1</sup> 筆者於 1990 年代開始研究歷任大清帝國駐檳榔嶼領事時曾注意到他的事蹟（黃賢強 1997），也曾發表專文討論他在領事外交、教育和慈善方面的功績，以及他在檳城華人幫權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黃賢強 1999、2000），但撰文論述的基礎還是傳統的文獻史料。2005 年開始，筆者幾乎每年到粵東客家僑鄉，進行各種課題的田野考察。

筆者從 2006 年發現梁碧如的故居潔養堂開始，8 年間七訪潔養堂，期間潔養堂從鮮有人注意的破舊圍龍屋，到被當地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可謂見證了潔養堂的重現及變遷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每次的田野考察，都讓筆者有新的文物發現，逐步對潔養堂、梁碧如及梁家在海外和家鄉的家族史有更清晰的瞭解。茲將歷次的田野考察紀要如下。

---

1 有關書寫和研究梁碧如的討論，見黃賢強（2011）。

## 二、初訪潔養堂——發現瑰寶

筆者 2006 年 11 月發現潔養堂的過程，有些幸運，但也是堅持和執著的結果。當時是乘著到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參加學術會議之便，在兩位客家研究院研究生的陪同下，抽空去尋訪資料中出現過的潔養堂。當時只知道它座落在梅江區三角鎮，但當地卻無人聽說過「梁碧如」這個「名人」。幾經周折，也誤訪當地另外一座梁姓的圍龍屋，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從一條大道上的小巷入口，沿著民居小徑，彎曲前進，在盡頭處看到一座陳舊的圍龍屋。探聽之下，意外地發現梁家後人就住在圍龍屋旁的民居中。首先出來接待的是梁碧如的曾長孫梁光曦，他驚訝地看到一位新加坡學者遠道而來考察那座幾乎被人遺忘的圍龍屋。交談之際，我們都互相有了收穫，原來我們在東南亞所熟悉的梁碧如，在家鄉是以梁輝或梁廣輝存在於梁家後人的記憶中。梁光曦也才第一次知道，他的曾祖父原來也叫梁碧如，而且還驚喜地瞭解到梁碧如在南洋曾有如此顯赫的官職和榮耀。梁光曦還向筆者展示手抄的家族系譜圖，使筆者因此對梁碧如之上兩代和下三代的家族系譜有清楚的瞭解。

潔養堂興建於 1897 年，3 年後完工落成，為「三堂四橫一圍龍」屋式，佔地面積 5,343 平方米，建築面積 2,542 平方米。<sup>2</sup> 此屋坐東北向西南，由圍牆、內禾坪、半月形池塘、堂屋、化胎、圍龍、左右橫屋等形成，內有 120 多個房間（劉奕宏、鍾小豐 2012）。值得注意的是，潔養堂左側建有附屬私塾——蒙養學堂，為梁氏族裔子弟受教之場所。潔養堂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沒收，並受到很大的破壞。

這次初訪潔養堂，最大的發現是圍龍屋內一處天井旁的一塊類似搓衣板的石塊，竟然是清末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皇上賞賜梁碧

2 2012 年 12 月 8 日筆者田野考察時抄錄自潔養堂門牆上文物保護牌匾的《說明》。

如的功德碑記（見圖 1）。原來是光緒 19 年（1893 年）天津發生水災時，梁碧如以祖父母和父母的名義捐贈衣物救濟災民，因此李鴻章特別奏請皇上恩賜「樂善好施」石碑和恩准建築牌坊以為回報。碑記曰：「... 旨俯准梁廷芳為其祖父梁英傑、祖母梁鄧氏、父梁上瀛、前母梁藍氏、生母梁劉氏在原籍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以示旌獎...」<sup>3</sup> 時過境遷，梁碧如後人不識這塊碑記的珍貴，曾幾何時竟將之廢置天井一角。而曾經豎立屋旁巷口的牌坊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拆毀，笨重的「樂善好施」石碑也被棄置在圍牆大門口外一旁（見圖 2），左上角還已經破損，見證歷史的滄桑和文革的無情。筆者能為梁家發現李鴻章奏請皇上恩賜的碑記和「樂善好施」石碑這兩塊鎮家瑰寶，也算是田野過程中對受訪者家族的貢獻之一。



圖 1 棄置於天井的李鴻章奏請皇上賞賜梁碧如的功德碑記（圖中央紅色箭頭處）

資料來源：筆者攝

3 2006 年 11 月 10 日筆者田野考察時抄錄，2010 年 6 月 29 日補錄。



圖 2 躺在圍龍屋牆門外的「樂善好施」石牌（右下方處）

資料來源：筆者攝

### 三、再訪潔養堂 —— 重現光輝

2008年7月再訪潔養堂，最驚訝的是中堂大廳煥然一新。記得第一次到訪時，潔養堂內部空蕩，上中下堂間的天井還長了野草。這次除了比較乾淨外，中堂上還掛上新製的匾額，上書醒目的「潔養堂」三字。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中堂兩側的牆壁上，各掛了幾幅巨型照片（見圖3）。乍看之下，似曾相識。梁光曦馬上向我解惑，說是前些時候筆者寄給他的幾張照片的放大照，包括梁碧如在南洋所攝的照片，以及1929年梁碧如的六個兒子在馬來亞怡保為首次南來的吳太夫人（梁碧如在中國家鄉的太太）祝壽的合照。梁光曦非常珍惜這些照片，因為從來沒看過這些照片，甚至沒看過梁碧如和其他在馬來亞定居的叔公的的樣貌。



圖 3 潔養堂中堂上的匾額和兩邊牆上的照片

資料來源：筆者攝

一個人如果那麼認真地看待家族的過去，這個家族的歷史就有希望重現。筆者從梁光曦身上看到梁碧如家族史的重現光輝。這一次，梁光曦向我展示三批文物，一是一份詳細的手抄《潔養堂家族備忘（簿）》，內容詳細到包括祖父和父親等先輩逝世的年月日和時分都有註明；二是一批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僑批文書，主要是當時留在馬來亞的祖父母、叔公等寫給梁光曦的信函，可以看出在那個動蕩和不能自由往來的時代，兩地親人仍有密切的聯繫；三是好幾張 1930 年代潔養堂的老照片，最明顯的是新蓋不久的四層高的炮樓，豎立在圍牆大門內右側。原來 1920 年代末期，梁光曦的祖父梁恕權曾被匪徒入屋綁架，後家人變賣香港的一塊產業，湊足贖金後才得脫身。之後潔養堂就修建了一座炮樓（見圖 4），以求自保。舊照片還可看到潔養堂的外景，是一大片稻田地，潔養堂豎立其中特別顯眼。今與昔比，炮樓已在文革後期被破壞，潔養堂周圍也已經被一片高樓大廈環繞，變化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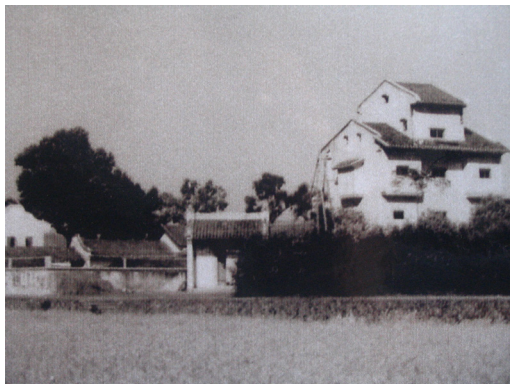


圖 4 1930 年代潔養堂大門口內側的炮樓

資料來源：筆者翻拍自梁光曦提供的照片

考察結束時刻已經接近晚餐時間，本想請客答謝，好客的梁光曦反而邀請住在鄰近的兄弟和堂兄弟八人，倒過來請筆者到餐廳吃一大餐。他們家境都不是很理想，讓他們額外支付這餐費用，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盛情難卻，也高興他們把筆者當作好友來看待。

#### 四、三訪潔養堂 —— 考察錦臺公祠

2009 年 10 月三訪潔養堂，一見面梁光曦就拿出一個月前當地《梅州日報》刊載的兩大版專輯，介紹馬來西亞怡保客商和客家會館的歷史和活動，其中還刊登了一棟建築物的照片，說明文字為：「百萬富翁俱樂部」閒真別墅，由梅縣籍梁碧如先生建於 1893 年。可見梁光曦現在已經很關心他曾祖父當年在馬來亞活動的事跡了。這讓筆者感到很欣慰，因為在考察潔養堂的過程中，不只是讓筆者更瞭解潔養堂和梁家的歷史，也讓梁家後人更瞭解和關注先祖的歷史和事跡。



此次探訪也發現潔養堂右側的蒙養學堂，已經和初訪時有所異樣。記得初訪時，蒙養學堂出租給外人當作住家兼倉庫使用，堂內除了住有租戶外，也堆滿不少貨物和雜物。此次再次巡察，學堂已經清空，梁光曦的解釋是他們決定不對外出租學堂，希望保持學堂的原貌，以示對先祖負責。仔細視察上下兩層樓的蒙養學堂，為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築，地板上的進口圖案瓷磚，窗戶上的彩繪玻璃，仍顯露出 100 年前這棟建築的風采和典雅風格。遙想當年能在這個學堂受教育的梁氏族裔子弟是多麼地幸福，比其他眾多失學的中國孩童幸運多了。

隔天在梁光曦陪同下，考察位於折桂窩的梁氏宗祠——錦臺公祠。此公祠也是圍龍屋式，前方也有一個大型的半月池塘，而禾坪則是族人舉辦活動的空間。根據〈整修錦臺公祠記〉云：「十一世祖錦臺公於 1688 年由新塘尾遷徙至大窩裡，開基立業，錦臺一脈，枝繁葉茂，人才輩出，因此大窩裡有『折桂窩』之美譽」。祠記續云：「公祠為祖公發祥之吉地，歷代裔孫相繼維護，不斷完善」。1912 年廿世裔孫廣輝（即梁碧如）捐資重振。<sup>4</sup>可見梁碧如的人雖在南洋，仍在家鄉興建大屋、修建祠堂，對家庭和家族的貢獻從不間斷。

這次考察值得順便一提的是，筆者終於有機會回請梁光曦和他的兄弟和堂兄弟們，在筆者下榻的酒店餐廳，席開一桌，邊吃邊談，也可說是輕鬆的訪談時刻。

## 五、四訪潔養堂——親睹「錦臺公老本」族譜

2010 年 6 月首次帶幾個研究生來考察潔養堂，進入潔養堂正門，眼睛為之一亮。因為多年來一直放置在天井旁的功德碑記和棄置在圍龍

4 筆者於 2009 年 10 月 30 日田野考察時抄錄。

屋牆門外的「樂善好施」石碑，終於被搬移到潔養堂屋內，不必再受水灑雨淋，總算有個比較妥當的安身之所。而且，發現功德碑記的背面原來還有碑銘文字，完整的碑文終於呈現於世。

此次田野考察，梁光曦還記得筆者上次提到想看看的「錦臺公老本」族譜。這本族譜相當完整，編於民國元年（1912），上溯太始祖三一郎公，從開基主 11 世祖錦臺公開始比較詳盡。筆者關心的 20 世梁碧如，族譜上的官銜為福建補用道，而父親 19 世梁瀛官，官銜高至榮祿大夫，可見是梁碧如孝心捐官的結果。

## 六、五訪潔養堂 —— 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2012 年 12 月再度帶領另一批學生考察潔養堂時，高興看到潔養堂已被梅江區人民政府列為梅江區文物保護單位。梁光曦還拿出一份梅州日報，邀筆者在潔養堂大門口合照留念。原來這份報紙刊登該報專題記者劉奕宏等人所撰寫的特稿〈梁碧如：被歷史塵封的客家鉅商〉。經此報道，梅州當地人肯定對長期被忽略的梁碧如和潔養堂有更多的認識，知名度大開，難怪梁光曦這般快樂。那篇特稿剪報，還被鑲掛在中堂牆壁上，置於梁碧如等先祖等人照片旁。

劉奕宏那篇文章提供一個進一步瞭解梁家歷史的線索。文中提到梁璧如曾在清涼山的湖鰍塘一帶購置不少土地，甚至外國人興建的肺病療養院用地，也是梁家捐出。山上樹林裡還有一塊棄置的梁碧如前母藍氏的墓碑（劉奕宏、鍾小豐 2012）。這段文字引起筆者很大的研究興趣，心中打定主意，下次來訪一定要上山探尋。

臨走前依慣例巡視潔養堂各個角落一遍，也環視週遭環境，感觸良多。眼見一棟棟的高樓大廈，越來越貼近潔養堂四周，有種陣地就要

被攻陷的危機感。地方政府雖然已將潔養堂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無法阻止周圍環境的變遷。遠自上世紀 30 年代潔養堂的風水不說，即使是 2006 年初訪時潔養堂的隱秘和寧靜，也蕩然無存，這或許是時代發展的代價。告別梁光曦後回首一望蒙養學堂的高牆內，感覺劇變就要來臨。原本樹木叢生的學堂左側空地，已經不見樹枝和綠葉，只有一株被砍伐剩下半截主幹的枯樹，感受到風雨欲來吹襲蒙養學堂的預兆。

## 七、六訪潔養堂——登上清涼山探秘

10 個月後的 2013 年 10 月再度來到梅州，實現到清涼山尋幽探秘的自我承諾。筆者承蒙劉奕宏的引路，他還親自駕車子繞經狹窄和彎曲的山路，抵達山頂公路盡頭，再步行跋涉一段不短的山路，全程約一個半小時，終於來到空氣清新的世外桃源。清涼山位於梅州城區東南方，海拔 800 多公尺，夏天時山上氣溫比山下低五、六度，是避暑和療養的絕佳勝地（劉奕宏 2012）。百年前山上曾有不少別墅，但現在都只剩斷壁殘垣。

抵達山上湖鰍塘時，除了池塘邊的幾戶人家外，並未見其它人煙的痕跡。劉奕宏老馬識途，帶筆者直入樹林中，在一處建築的殘遺址前的陡坡上，指著下方的垃圾堆旁的一塊墓碑，說那就是梁碧如前母藍太夫人的墓碑（見圖 5）。筆者冒險下去看個清楚，果然沒錯，為「皇清例贈恭人藍大君墓」，墓碑右邊刻有「光緒十八年」及「男 後補同知加一級 賞戴花翎 梁廷芳」等字樣，左邊則有立碑人孫（權字輩）和曾孫（錫字輩）多人名字。這塊墓碑何時廢置於此不得而知，但現在梁家後人已無力重整墓地，亦無法將此墓碑移下山妥善安置。一代鉅商貴人前母的墓碑遺棄山上樹林垃圾堆旁，不禁讓人歎息和惋惜。



圖 5 清涼山上被棄置的梁碧如前母藍太夫人的墓碑

資料來源：筆者攝

清涼山上還有其他與梁家相關的遺跡。1910 年代瑞士醫生倡建的德濟醫院肺病療養院，就建在梁家捐贈的山坡平地上。1912 年梁碧如逝世後，弟弟梁廣興（建侯）為療養院的主要捐助者之一。當年佔地面積 252 平方米，建築面積 162 平方米的療養院址如今只留下斷壁殘垣（見圖 6），為梁碧如家族的慈善事業和慈悲心懷留下僅存的痕跡。



圖 6 清涼山上德濟醫院肺病療養院的斷壁殘垣

資料來源：筆者攝

下山後回到城區，迫不及待到潔養堂探視梁光曦並作訪談，以便對梁家在清涼山的事跡有更多的瞭解。梁光曦向我提供幾張珍貴照片，那是 1965 年 7 月他們到清涼山祭掃祖墳的留影，其中一張照片下方還註有「清涼山梁英華公家塚全景」字樣。英華公即梁碧如的祖父。家塚修建成紀念碑狀，高約五、六公尺，碑上刻有「梁氏英華公家塚 旅馬來亞華僑怨權鑫權等立」。這幾張照片證明至少在 1960 年代中期，清涼山上還有梁家的墓塚，而且那個家塚是由移居馬來亞的怨權（梁光曦的祖父）等人出資建立的。

這次考察潔養堂，也驗證了我上回對蒙養學堂即將有所變化的預感。此時蒙養學堂外牆已經架滿鷹架，正進行整修和粉飾的工作。學堂四周已經完全變樣，原來隔壁正在興建高樓住房公寓的發展商，已經取得蒙養學堂的租約，將它改造成公寓附設的幼稚園。

## 八、七訪潔養堂——夜臨圍龍屋

2014 年 12 月帶了另一批研究生考察潔養堂，從廈門經潮州一路奔馳，但進梅州城區時交通出了狀況而耽誤時間，抵達潔養堂時已經夜幕低垂，梁光曦提了照明燈領引同學參觀。這是筆者第一次夜裡考察潔養堂，也是難得的經驗。夜色中依稀看到潔養堂在週遭現代化的鋼骨水泥包圍下，仍獨領古典風騷。原來和潔養堂連體的蒙養學堂，已經暫時分體出去，被整修得似乎恢復昔日的光彩，但內部已經當作幼兒園使用，和原來蒙養學堂所扮演的教育角色一脈相承，這或許也是在時代衝擊下無可奈何的最佳選擇。中堂大廳柱子上還貼有學堂出租後的收入和潔養堂的相關支出的財政報表，顯示這個家族還保留傳統的做法，將公賬公告於公開場所，昭示族人。

這次考察最大的欣慰是看到光曦伯身體仍然健康，前幾年小中風後的康復情況良好，說話也比較清晰了。唯一不變的是他的熱情，每次來訪，不管是個人或帶學生來考察，梁先生都不厭其煩地解說，幾乎每次都提供一些新的資訊或分享珍貴的文物。

## 九、結語

八年間田野考察同一個地點七次，或許對人類學家來說是很正常的事，但對一個歷史工作者來說是很罕見的，這也是筆者學術生涯的一個記錄。但很快這個記錄就會被打破，因為筆者對梁碧如家族和潔養堂的研究還沒有結束。希望再去考察和訪談一兩次後，就可以做階段性的總結工作。

回顧這七次的田野考察，最大的成果是雙向的分享和收穫——研究者和受訪者都各有所穫。對筆者而言，不只收集到很多一手的資料，包括珍貴的族譜、老照片、僑批文書、甚至遺囑，也聽到很多文獻無從記載的口述家族故事，更目睹了清涼山上的斷壁殘垣和棄置的墓碑。對受訪者梁家而言，他們有機會將被世人遺忘的潔養堂提升為文物保護單位，看到先祖梁碧如的相貌和更瞭解他的成就和貢獻，還認識到朝廷賞賜功德碑記和石牌的意義。梁家數十年來因僑眷和地主身份「成分不佳」而飽受折騰和歧視到如今可以因為家族的光輝歷史而揚眉吐氣，這或許是筆者這個學術課題研究和田野考察最大的滿足感。梁碧如和潔養堂的家族史可以再現，主要是梁光曦等人對家族歷史的重視和懂得保留家族資料，再加上當地文史工作者如劉奕宏等人整理地方資料，都為未來一部完整的跨地域家族史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另外也要感謝這些年來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尤其是房學嘉前院長、現任副院長尚文評和宋德

劍、研究員夏遠鳴等人多年來提供筆者到梅州開會和考察研究時的方便和接待，使這項研究計劃得以順利進行。



圖 7 2009 年的潔養堂外觀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圖 8 2012 年 12 月於潔養堂中堂大廳前合照，前排左四為梁光曦

資料來源：林永美攝

## 參考文獻

- 黃賢強，1997，〈客籍領事與檳城華人社會〉。《亞洲文化》21：181-191。
- \_\_\_\_\_，1999，〈客籍領事梁碧如：檳城的外交官、教育家和慈善家〉。《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7：16-30。
- \_\_\_\_\_，2000，〈客籍領事梁碧如與檳城華人社會的幫權政治〉。頁401-426，收錄於徐正光編，《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歷史與社會經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_\_\_\_\_，2011，〈歷史書寫、家族記憶、故居考察：跨域人物個案研究〉。頁193-203，收錄於房學嘉主編，《解讀客家歷史與文化：文化人類學的視野》。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 劉奕宏，2012，〈清涼山湖鰍塘：當年梅縣的「廬山牯嶺」〉。《梅州網》，4月11日。<http://www.meizhou.cn/news/1204/11/12041100050.html>，取用日期：2015年1月30日。
- 劉奕宏、鍾小豐，2012，〈梁璧如：被歷史塵封的客家鉅商，曾任晚清駐檳城領事〉。《梅州網》，8月22日。<http://hakka.meizhou.cn/hakkanews/1208/22/12082200083.html>，取用日期：2015年1月30日。